

歸鋤子撰

續紅樓夢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續黛

紅樓

夢

記

(合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出版者

文藝出版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張恨水著 滿江紅

世界書局出版

嗜讀恨水之著作者，隨其盛名而遍布於天下，誠以其爲文，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而變幻復如之。故一書有一書之精神，一書有一書之特長。

滿江紅爲恨水最近之傑作，生面別開，町畦獨闢，描寫藝術家悲憤無所依託之情狀，歷歷如繪，不僅足爲一般不得志之藝術家一吐其氣，更足使讀者爲之共掬同情之淚。

全部四厚冊 定價三元五角

序一

稗官者流。厄言日出。而近日世人所眩疾於口者。莫如紅樓夢一書。其詞甚顯。而其旨甚微。誠爲天地間最奇最妙之文。竊謂無能重儻者。不圖歸鋤子復有此洋洋灑灑四十八回之作也。余在京師時。嘗見過紅樓夢元本。止於八十回。至金玉聯姻。黛玉謝世而止。今世所傳一百二十回之文。不知誰何僉父續成者也。原書金玉聯姻。非出自賈母王夫人之意。蓋奉元妃之命。寶玉無可如何而就之。黛玉因此抑鬱而亡。亦未有以敘冒黛之說。不知僉父何故。強爲此如鬼如蜮之事。此真別有肺腸。令人見之欲嘔。歸鋤子乃從新舊接續之處。截斷橫流。獨出機杼。結撰此書。以快讀者之心。以悅讀者之目。余因之而重有感矣。夫前書乃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榮府以王夫人爲之主。乃王夫人意中。則以寶釵爲淑女。而襲人爲良婢也。然寶釵有先姦後娶之譏。襲人首導寶玉以淫。是淑者不淑。而良者不良。譬諸人主。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也。又王夫人意中疑黛玉與寶玉有私。而晴雯以妖媚惑主。乃黛玉臨終。有我身乾淨之言。晴雯臨終。有悔不當初之語。是私固無私。惑亦未惑。譬諸人臣。所謂忠而見疑。信而被謗也。歸鋤子有感於此。故爲之雪其冤。而補其闕。務令黛玉正位中宮。而晴雯左右輔弼。以一吐其胸中鬱鬱不平之氣。斯真鍊石補天之妙手也。其他如香菱。如鴛鴦。如玉釧。如小紅。如蕩兒。如齡官。一切寶命不猶之人。慈悲普渡。俾世間更無一怨曠之嗟。此元人所云。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卽聖賢所云。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者也。前書事事缺陷。此書事事圓滿。快心悅目。孰有過於此乎。屏脊山樵序。

序二

月如無恨。月自常圓。天若有情。天應不老。試看山中白骨。一夢如斯。無非鏡裏紅顏。三生莫問。如石頭記傳奇。演紅樓之謠曲。卽色皆空。驚黑海之波濤。回頭是岸。絳珠還淚。誰憐淚眼之枯。頑石多情。終負情天之債。憶雲鵬而飲恨。涕蠟流乾。代寶黛以銜悲。唾壺擊碎。然而王嬌歸漢。不理塞外之香。荷葉齊眉。尙剩奩間之粉。借生花之管。何妨舊事翻新。架噓氣之樓。許起陳人話舊。此後續兩書。所以復作也。但如寶黛有並尊。抑後來更難居上。屈我瀟湘之位。尙費推敲。讓人金玉之緣。終留缺陷。且也太君已逝。未觀合卺以承歡。伯姊云亡。莫試如簧之故智。吁其甚矣。憾如之何。於焉技癢續貂。情殷附驥。翻靈河之案。須教玉去金來。雪孽海之冤。直欲黛先斂後。宜家宜室。奉壽考於百年。使詐使貪。轉炎涼於一瞬。大觀園裏。多開如意之花。榮國府中。咸享太平之福。與其另營結構。何如曲就剪裁。操獨運之斧斤。移花接木。填盡頭之邱壑。轉路回峯。換將結局收場。笑當破涕。艾盡傷心恨事。創亦仍因云爾。嘉慶己卯重陽前三日歸鋤子序于三峯定羌幕齋。

敘略

一、傳奇之續。無不自卷終後。再開生面。未有將前書截棄者。然續傳明嗣前事。亦盡屬子虛烏有之談。則與其勉強湊合。毋寧直截了當。似不妨補以剪裁之法。閱者幸勿哂其荒謬。

一、此書寫黛玉回生。直接前書九十七回。自黛玉離魂之後寫起。凡九十七回以前之事。處處照應。以後則各寫各事。如賈母王熙鳳鴛鴦趙姨娘諸人。書中照常列敘。

一、院宇房屋。及大觀園臺榭山坡汀橋路徑。逐一跟照前書敘寫。並無舛錯。

一、此書寫榮國府親族門客僕婢等。皆係前書所有之人。故黛玉之孀無氏。叔與弟無名。以名氏似有若無。不添蛇足。

一：前書寫屋宇之軒昂。陳設之富有。服飾之華麗。器具之美備。餽饌之精工。以及下人伺候之規矩整肅。鋪張筆墨已盡致極妍。此書不過約略其詞。不事重複。以避數見不鮮。

一：此書首回寫警幻仙議補離恨天則前書未了情緣。自必一一補之。寶玉又推己及人。如小紅萬兒齡官諸人。俾得各如所願。至死於前書九十七回以前之金釧尤三姐司棋等人。不能盡令回生。只可禮懺超度。以酬死者。歸結前書而已。

一：林黛玉係書中之主。警幻仙之抽改十二釵冊。全爲黛玉起見。自必籌及所以位置之處。使揚眉吐氣。一雪前書中之憤恨。惟專顧主而不顧賓。終留缺陷。非補之之意也。故十二釵冊既改。而寶釵不死。不足以快人心。寶釵死而不生。亦不足以快人心。

一：晴雯係死於前書七十七回中。屍腐已久。若寫作與黛玉先後回生。或亦如寶釵之借體。未免印板文字。故書中有補釵一段。

回

目

-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絳珠宮議償恩怨債
識病源瞞生施巧計
贈多珍反勸有情婢
會芳園釀分釵長行
撰祭文癡心人悼亡
怡紅子泣血感殘春
巫峽殘雲對姊妹
棘院尋郎驚心冤孽
踐戲言新貴入荒山
叩仙壇品盤藏隱語
痛郎削髮傾藥捐生
燬金鎖遺言囑賢女
太虛境道遊薛蘅蕙
花襲人出府喪節守
鄴都府冤魂縛熙鳳
夜守空房老嫗疑怪
寶玉還家混淆真假

警幻仙重補離恨天
接家音證往悟冰心
占神數預定再來人
賦陽關聯吟紆別緒
念親情老太君病別
滴翠亭訴鴿傳密信
芸房幻夢兆吉疑凶
書堂演劇指證仙圓
試凡心夙系還寶玉
遁禪門姦婢露真言
憶主傷心擁衾敘話
呼寶玉切齒類蠶鄉
紫檀堡補敘烈晴雯
蔣玉函感舊退婚姻
大觀園冷院感晴雯
心無宿憤方物將情
惜春題畫點破機關

一
九
一六
二二
二九
三七
四五
五二
六〇
六八
七四
八〇
八七
九四
一〇〇
一〇七
一一四

第十八回	下廣陵鳳姐願爲媒	過樓霞焙茗欣遇主	一二一
第十九回	當金鎖巧合證良緣	夢寶玉因疑生幻相	一二七
第二十回	癡絲妹感情瀝舊淚	莽紫鵲認物發噴言	一三四
第二十一回	賜聯秦晉詔下南京	賞錫奇珍恩頒北闕	一四〇
第二十二回	清虛觀仙詞留粉壁	幻影鑑亡配照黃昏	一四七
第二十三回	尋花公子屬意還珠	掃墓佳人痛心淚草	一五三
第二十四回	話鄉情愛明翡翠簪	誅盜首飛斬鴛鴦劍	一六〇
第二十五回	金殿傳臚榮膺曠典	杏園製錦集賀新婚	一六七
第二十六回	不忘舊鶯姐欲捐軀	因忌才鳳姑思退位	一七八
第二十七回	貯金屋嬌婢會么絃	興寶藏財星臨福地	一八四
第二十八回	置產營財葛蘊誼重	因金惜玉樛木恩深	一九二
第二十九回	訴往事窗外站癡人	辭側室園中談塾語	一九九
第三十回	領白鰥隨成新富戶	製霓裳重集舊伶人	二〇五
第三十一回	訊芳踪香院惜閒花	還詩集絮詞盤侍女	二一一
第三十二回	委任得人因奴託主	傳家存厚溥利輕財	二一八
第三十三回	話夢新聞敦倫遶善	葬花舊地聆曲怡情	二二五
第三十四回	義認螟蛉周旋往事	錦添富貴成就家童	二三一
第三十五回	慶蒲觴龍洲觀競渡	開壽筵舞榭發悲歌	二三八
第三十六回	慈姨媽三更夢愛女	歎公子一諾恕私情	二四四
第三十七回	送舊衣噴查紅綾襖	證回生錄寄柳絮詞	二五三

第三十八回
第三十九回
第四十回
第四十一回
第四十二回
第四十三回
第四十四回
第四十五回
第四十六回
第四十七回
第四十八回

以情感髣髴語勸晴
恩全夙願追憶書齋
慶團圓賈母賞中秋
擊鼓傳花預徵佳兆
還原璧疑破金鎖案
聽捷音稍香村設席
辭水月伴居櫺翠苑
硃砂悲甄母譚嬌兒
開綺筵豪飲賽清歌
延羽士禮懺爲超生
過除夕了結絳珠緣

設法制環正言索彩……………二六〇
緣了今生重諧卜鳳……………二六七
博歡笑村嫗陪戲宴……………二七四
推雲淨月立毀冶容……………二八一
嘲頻卿戲編竹枝詞……………二八八
洗繁華蓮花落俗廟……………二九五
照情天羣瞻太虛像……………三〇二
伏梁症襲人思舊院……………三一〇
抱錦襦分房還故寵……………三一九
登仙閣賞梅重結社……………三二九
撕改冊驚醒紅樓夢……………三四三

第一回 絳珠宮議償恩怨債 警幻仙重補離恨天

歸鋤子告子友曰。紅樓夢一書。寫寶黛二人之情。真是鑽心嘔血。繪影鑲空。還淚之說。林黛玉承睫方乾。已不知賺了普天下之人多少眼淚。閱者爲作者所愚。一至於此。余欲再敘數十回。使死者生之。離者合之。以釋所憾。友曰。已有後紅樓續紅樓矣。不能掃棄陳言。獨標新格。歸鋤子曰。後續兩書。各有所長。然寶黛卒合。不從自己構思設想。濡墨蘸筆而來。於心終未釋然。是年館廩北。其地環境皆山。一日燈炮酒闌後。夢入一山。高峯之下。臥一大石。五色晶瑩。明霞映照。見石上迸出兩股泉水。點點滴滴。如灑淚一般。歸鋤子曰。石兄有何冤牽遺憾。在此垂淚。那石頭忽作人言道。此名大荒山。無稽崖。峯爲青埂峯。我便是女媧氏補天所遺入世爲通靈寶玉。因與絳河仙草。有未了情緣。千百年抱恨未平。淚眼閱人。君非太上忘情者。盍爲我一試煉石手。歸鋤子曰。一介凡夫。奚克任此。石曰。我已赴不老情天。求女媧氏降太虛幻境。商結此案。但借足下管城子。將紅樓夢截去後二十回。補其缺陷。使天下後世有情的。都成了眷屬。我無遺憾矣。言畢。晝然有聲。夢亦驚醒。窗外適墮一石。大如雞卵。有彩色。甚異之。如是不避雷同。且說林黛玉那日。行至沁芳橋邊。遇見傻大姐。告以寶玉娶寶釵一事。頓時痛苦迷心。怔怔的去看了寶玉一會。回到瀟湘館。焚巾切齒。恨不欲生。挨到氣絕的時候。一縷香魂。離了軀殼。纔出瀟湘館。見一侍婢。含笑迎上道。姑娘出來了。我來的正好。引姑娘回家去呢。黛玉定睛一認。想了一想道。你可不是金釧姐姐嗎。黛玉此時似已忘了他是王夫人屋裏的人。投井死過的了。也不想家在那裏。跟着金釧。只顧向前行走。但聞耳畔風聲。身輕如飄蕩雲霧之間。停了一會。風靜神寧。擡頭見一座牌坊。甚是高峻。前面宮殿巍峨。輝煌金碧。迥非人間屋宇。便向金釧道。你爲什麼哄我說回家。引到只個場地來。別走錯了路了。金釧笑道。我沒有走錯路。姑娘自己忘了家了。黛玉聽說。定神細想。原有些像從前走過的所。正在沉凝。已至牌坊底下。見上面橫書太虛幻境四個大字。兩旁柱上。還有對聯。正要看時。只聽金釧說道。姑娘你瞧有人來迎你呢。快走幾步罷。說着。見

兩個宮粧女子已到面前。瞧着黛玉笑了一笑，並不搭話。只和金釧說道：「仙子吩咐，請到絳珠宮相見。當下回身引路。金釧扶着黛玉，隨了這兩個女子，慢慢行走。但見瑤臺西峙，碧水東流。玉宇迢迢，青城縹緲。又聽得遠遠的鶯鳴鶴唳，心境頓清。一路觀看，到了宮門。朱扉雙掩，兩個女子也不住步，透過東首。又是一座宮院，雖不比那一座軒昂，也覺規模整肅。從正門進內，入了儀門，兩旁古柏蒼松，瑤樹琪花。上面六扇朱漆宮門，環砌金甃。右首側門內，又有兩個宮女站立。見了黛玉進來，便回身去不多時，只聽得嘩呀一聲，宮門閃處，有兩對手執綵旄的引道。後面衆侍女簇擁着一位仙子出來。黛玉舉目細睇，似曾見慣，一般卻不是園中相伴的姊妹。警誓太真晨嬰之冠，足履玄纁鳳文之鳥，漢儀鎮服，玉珥垂雲，文彩飄揚，形容肅穆。似欲下階相迎。黛玉趨步拾級而上。那仙子笑向黛玉道：「絳珠別來未久，紅塵拂袖，已閱十有餘度矣。說着攜手同行，迤邐繞欄曲折而前，進了月洞門，覺一股幽香撲鼻吹來，比巖桂而尤芳，仿湘蘭而更馥。靠南一座嵌空玲瓏，仙鶴蟠桃水磨花磚，牆下方方花臺，四圍白玉欄杆，中間不植難卉，只有三尺餘長一顆芝草，迎風搖曳，韻致嫣然。那仙子一面瞧着黛玉，手指着那顆芝草道：「你的靈根夙本，倒替你培植得越發暢茂了。殺話之間，款步上階。侍女們拽起珠簾，進內施禮讓坐。仙子道：「我到此間，本應偕坐，但絳珠今日還算是客，不必謙讓。於是黛玉坐了客位，見室中雕飾精工，鋪陳華麗，暖閣面前，大紅顧繡幔帳，兩旁金鈎掛起，中設公座。心內躊躇未定，早有侍女獻茶。黛玉接杯，見茶之顏色如秋露春雲，精光四射，纔一沾唇，便覺香沁肺腑。那仙子道：「此茶乃在放春山遺香洞外采撷，忿花與忘憂草上的露珠，按七返九還法煉成，異於千紅一窟，正與你對症的。黛玉未及答言，那仙子又道：「你的職司，我在此兼攝。原因女媧氏當初煉石補天，未將離恨天補完，留了一石，後來欲將所遺之石補上，惜無神手，可完女媧氏未竣之工。致此石化爲神瑛，時在靈河岸走動，隨有你們這一段公案。牽連此間幾個人入世，早就註定冊上，鐵案難移。若論你夙債已償，我兼攝之職，本該就此交替。課想，你忘卻本來，誤入癡情司裏，未免太苦了。況且你爲酬報灌溉之恩，若如此撒手，反做了天下古今第一樁恨事，不是酬恩，竟是報怨了。前日女媧氏亦來商此案，我邀了三生石離恨天諸位仙姬到來，再三參酌，暫借三生石補了離恨天缺陷，把金陵十二冊抽改幾頁。絳珠此去，但謂寬懷，你這

幾年來，還他的眼淚，涓涓滴滴，流到恨海，把那眼淚充溢地方填起寶來，適符金佈祇園區數，每區可計萬金，知照福德財神，遣差護持，移運看守，將來一併交完，使者如此答報，可謂美滿前程，再無遺恨，算與你籌畫盡情的了。黛玉聽說，茫無頭緒，一面警幻仙子，復又傳了薄命司裏的籤來，指授黛玉算法，不多時，見金釧走近前來，回道：時候是晚了，請絳珠仙子起身罷。那仙子便道：後會可期，絳珠請回，不便久留，說着一齊站起，送至宮門外，囑金釧引回，一時仍依原路行走。金釧向黛玉道：我家裏還有一個老娘，並無依靠，只有妹妹玉釧兒，底下要姑娘照應，話未完，霎時回到瀟湘館，且說李宮裁和探春兩個人，見黛玉氣絕了，想起平日姊妹情分，又瞧這樣光景，大哭一場，隨後雪雁也趕了回來，與李媽媽小丫頭們哭的，嘸的嘸的，亂了一回，挨到天明，探春同了侍書先自回去了。李執在外間屋裏，喚了李媽媽出來，說道：你瞧紫鵲，竟像要哭死了的了，去勸勸他是正經。李媽媽答道：何曾沒有勸他呢？他總不理，也沒法兒。李執見小丫頭們一個個東倒西歪，在那裏瞌睡，又道：他們熬了這一夜，是靠不住的，還得你留點子神，說不得辛苦，再熬上一半天，也算盡了你的心了。李媽媽道：何嘗不是呢？我攆了姑娘一場，白落了個空，說着，便抽抽噎噎的哭起來。李執道：原是我的話不留神，倒傷了你的心了。你老人家別哭罷，裏頭也去瞧瞧，我攆回去走一躺呢。李執正要出門，只聽那邊屋子裏，一個小丫頭哭着叫紫鵲姊姊，李執回身轉來，徑到紫鵲屋裏，見紫鵲已暈倒在炕，李媽媽也趕了過來，同小丫頭們喚了他一會，漸漸甦醒，李執吩咐了雪雁，春纖幾句話，然後回到稻香村，蘭哥兒瞧着李執道：媽媽像夜兒沒有睡覺呢？我想林姑姑自己害病死的，爲什麼人家說是璉二嫂子害死他呢？李執忙喝道：胡說，這是那裏聽了混帳老婆子的話，仔細太太聽見了，捶你說着，便進裏邊和衣躺着。賈蘭一個人吃了飯，自去上學，不多時，瀟湘館裏一個小丫頭，急忙忙趕來請李執，說紫鵲姊姊也死了。李執只得起來，胡亂洗了洗臉，趕到瀟湘館，先進紫鵲屋裏，只有春纖站在炕邊垂淚，李執走近炕沿，叫小丫頭擡過燈來一照，把手摸了摸，說：手是冰冷的，氣還沒有絕，正要和春纖講話，見小丫頭進來，說林大娘請大奶奶呢。李執出來，林之孝家的回道：就是這件東西，八下里找個難，總說還是周瑞家的女婿姓冷的，央了馮大爺去轉了個彎子，纔讓給咱們的，雖然多花了幾兩銀子，東西再沒得說的。太太同奶奶們，在老太太

面上心裏也過得去。現在外面漆了一牆，趕着把裏子托出來。晚上就有了。李執道：「既是這麼着很好，這會兒還得再去弄一個。林之孝家的聽了怔怔的，跟着李執道：『李執，你不知紫鵲這丫頭也保不住，像要跟着林姑娘一搭兒走的了。』林家的道：『昨兒見他好好的，不是二奶奶要叫他，我還碰了他一個釘子，忽然又怎麼了？』李執拭淚道：『他傷心，林姑娘量了過去，如今看是不中用的了。』林家的道：『哭是哭不死人的，紫鵲果然是這樣，早就該送他出去，不過賞給他家裏幾兩銀子，是有舊例的。裏頭向來沒有給丫頭裝裹置棺材的事，正說着，探春走來聽見，問起緣由，便向林家的道：『爲了林姑娘的事，這裏幾個人，都鬧得心慌意亂的，誰還留心到紫鵲身上去？人已死了，難道把一個死人推了出去，說不得舊例新例，只可聽大奶奶的吩咐，差不多的再買一口來，叫他親人進來，看一看。』胡弄局兒收拾了他，往園子後門擡了出去，就是了。你消停幾天，那邊去回一聲，也使得。』林家的聽了，探春這一番話，再不敢駁回，只得應了一聲。是忽聽得裏間老婆子小丫頭們直聲驚喊：『春纖嚇得臉上失色，跑到外邊告訴道：『剛纔見姑娘的手動呢。』』雪雁正在院子裏掠手帕子，忙趕進來道：『別姑娘活了。』李執道：『一個癱的，一個又成癱的了，當真你們留心別有錯兒。』跳動衆人你扯我推，都不敢上前。李媽道：『姑娘是我奶過的，怕什麼？說着要過去瞧看，纔走了兩步，見黛玉的手又是一動，由不得喊聲啊喲，栽倒地上，撲着便嚷着。』林之孝家的引了衆人上去，那雪雁到底是伺候黛玉慣的人，心上關切，便不害怕，搶前走近牀邊，細瞧黛玉，口裏間微有氣息，臉上神色亦轉了過來，便用手去胸前一摸，微覺溫和，連忙過來，叫大奶奶、三姑娘道：『你們不信，當真姑娘已有氣了。』身上也溫暖起來了。李執探春忙進來瞧着，向雪雁道：『有現成參湯，快端來給你姑娘灌下。』雪雁忙將着前兒用剩的半盞，倒在銀吊子裏頭，親自拿到外邊，風爐上暖好，傾在茶杯裏，端來給黛玉灌下。把杯子遞給春纖，就向杯中舀了一小匙，灌在黛玉口內，尚未能全受。李執站在旁邊，輕輕說道：『黛玉，你把姑娘略略提些，那麼纔好灌呢。』雪雁忙叫小丫頭找塊手帕子來，接過與黛玉圍住兩腮，把左手襯入項頸略略扶起，將參湯慢慢灌下。見黛玉雙眼微開，輕輕的喊了一聲啊喲，我走得乏了。衆人都說回過來了。李執便叫李媽和雪雁兩個人，把黛玉的裝裹寬卸，仍換了隨常用的被褥，叫他們都靜靜的，等林姑娘養養神，當下點起安神香，一面端熱湯水。

小心伺候。再說紫鵲傷心昏暈，一塊出發，渺渺茫茫，似無去路。只在松芳橋怡紅園一帶迴繞。那時金釧送回黛玉來，見了紫鵲問道：「妹妹要往那裏去？」紫鵲應道：「我找姑娘呢。」金釧道：「林姑娘在他自己屋裏，你快回去罷。」紫鵲還要問話，被金釧一把拉在瀟湘館門首，笑道：「又送回來一個順手，把紫鵲一推，跌進院門，魂喪歸舍，甦醒過來，小丫頭報知李執探春，過去看明，叮囑小丫頭們用心照應。」又叫人去告訴了林之孝家的話。同探春出了瀟湘館，李執自回稻香村去。探春到了秋爽齋，不多一會，見小紅同了侍書跑得喘吁吁的趕來道：「老爺就要起身，二奶奶叫我來請姑娘先到瀟湘館去。」問他們說：「大奶奶同姑娘已經走了。」就和侍書姊妹找到姑娘這裏來。老太太太太都在寶二爺新屋子裏，我進去請大奶奶呢。說着飛跑的走了。探春便換了衣服，帶着侍書去送賈政。請到寶玉病根所起，數年來鬱結於中，無可告語。前聽鳳姐說娶林妹妹的說話，正似醍醐灌頂，心竅皆通，如何忘得了這句話。今拜堂後，把寶釵兜巾揭去，見不是黛玉，心裏便濕了幾塊。頓時如入夢境一般，忙向襲人盤問：「襲人又是藏頭露尾的話。」寶玉越發瘋傻起來，瞧着寶釵叫林妹妹道：「你自瑤臺月殿下來的，原非俗骨凡胎，也能變化。我知你要變了寶姊妹來試我的心，難道我的心，你還不知道，快變過來罷。」鳳姐在旁沒法兒，只得上前勸慰。寶玉又哭着拉住他說：「要在你身上變還我一個林妹妹的。」鳳姐見寶玉鬧的利害，只得順着他的意思，說道：「林妹妹是愛靜的，你要那麼混鬧，他一輩子不肯變過來呢。」寶兄弟你也乏了，快安安靜靜去睡一覺罷。」寶玉聽了這話，便不言語。襲人等服侍他睡下，賈母王夫人各自回去安歇。到了次日，賈政因除授江西糧道，懇限緊迫，請訓後，卽於是日束裝起程。知寶玉在寶玉屋裏進來，站在外間，請出賈母來叩辭，說了幾句遠離膝下不能侍奉晨昏的話。賈母也叮嚀了路途保重一番，便叫襲人扶寶玉出來，向賈政跪下，磕了四個頭，只是呆呆的跪着。襲人狠命攙扶他不起。賈政本想訓飭寶玉幾句話，因纔完姻之後，又在病中，見賈母在此，只得縮住了口，便喝道：「你還不起來做什麼？」寶玉道：「兒子有一句話，怪不明白，要回老爺。」賈母見寶玉跪在地上多時，便道：「好孩子，你有什麼話回你老子，快起來講。」別這樣。」寶玉只得起身站立，定一定神，向賈政回道：「老爺給兒子娶的，到底是林妹妹，是寶姊妹？若說娶的是寶姊妹，人家不該哄我說是林妹妹。若說娶的是林妹妹，不該換了寶姊妹來，咱

們上上下下的人，都說娶的是林姑娘。如今來了寶姊妹，叫林妹妹知道了，便怎麼樣呢？話未完，賈政一面聽着，甚為駭異。原來指鹿為馬的詭計裏頭，只瞞着賈政。聽寶玉之言，不像是瘋話，其中必有緣故。便問王夫人道：「寶玉的話，是怎麼樣的？你自然該知道這些。」王夫人一時無詞可答。鳳姐在旁，急得臉漲通紅。那時李執探春都到了，也掙了一把汗。賈母此時沒法兒不出頭，還到自己身上道：「這話原是有因的。我先是歡喜林丫頭，大概同寶玉差不多。原起過這條心，想來寶玉這孩子，看光景也猜着我的意思。後來我瞧林丫頭總是那麼多病多災，不像個享福壽的樣兒。又冷了這個念頭。鳳丫頭說起金玉姻緣，咱們去求了姨太太，一說就定了。是瞞着寶玉的，不知誰在他跟前錯說了一句。林丫頭的話，如今在這裏嘮叨呢。賈政聽了賈母這番話，心裏很不受用。想老太太既然早有這個甥女兒的性情品格，很配得過寶玉，如今姨甥女呢也好，但不該鬧出這些謠言來。又想起當年兄妹情分，他母親只留得這一點血脈，雖然在此相依，也怪可憐的。意欲埋怨王夫人幾句，因這件事有老太太在裏頭，且木已成舟，說也無益，只得按納住了。便問道：「我聽說天天請醫生到園子裏去，給甥女兒瞧病，不知見些效沒有？」王夫人正要開口，鳳姐因賈政起程吉日，又恐聽了傷心，把黛玉的凶信瞞住。便問道：「因是林妹妹的體氣太弱，總是好幾天病幾天。現在上緊給他調治，不過是這麼樣呢。賈政歎了一聲，拭了幾點淚，便辭了賈母。又囑咐王夫人幾句話。王夫人同李執鳳姐探春等送了賈政出去。寶釵雖算新人，因是姨甥女也隨在探姊妹。姊妹裏一面驚驚扶扶，看賈母自回房去。寶玉屋裏，只剩下得襲人麝月秋紋和小丫頭們。襲人見寶玉此時有些清楚，便道：「小祖宗，剛纔把我的魂都嚇掉了呢。怎麼你從來不敢在老爺跟前說話，今兒忽然這樣胡說亂道起來，不怕老爺捶你？」寶玉聽了生氣道：「你還說我呢。剛纔老爺駁我一個字回嗎？我正要討老爺一個示下。你們又拉了我進來，到底老爺說明白了沒有？給我娶的是誰？」寶玉連問幾聲，襲人們總不回答。寶玉越發氣急，死命拉着襲人，要往園子裏去瞧林妹妹。那時襲人只知黛玉已死，尚未聽見回過來的信，深恐寶玉病根，又想此事不能隱瞞到底，譬如外科療病，一味消散，不趁早開刀，使忍一痛，將來自事因循，精神耗乏，攻補兩難，必成不救之症。主意已定，不知說明，使他大慟一場之後，倒可漸漸的冷了心了，便向寶玉道：「我老實和你說了，老爺原要

給你娶林姑娘。因為林姑娘病重。大夫都回絕的了。所以娶寶姑娘來應你的好日子。林姑娘昨兒晚上已成仙去了。要不是寶姑娘和你好。他肯來替死鬼林姑娘嗎。別不知好歹。還不感激寶姑娘呢。寶玉聽了這話。頓時兩眼往上一翻。暈過去了。麝月一見。便咬得牙齦碎碎的。指着襲人。恨道。都是你鬧出來的事呢。襲人也嚇得冷汗直流。手都提不起來。只是怔怔的呆看。麝月連忙上前。左手把寶玉扶起。右手搭住臂中。秋紋幫着亂叫。寶玉小丫頭飛跑出去。王夫人同李執一衆人都已回來。見小丫頭臉上失色。襲人們一片淒楚之聲。在裏邊叫喚。王夫人等急忙趕緊。寶釵只站在一旁。暗暗拭淚。鳳姐上前瞧了一眼道。請太太放心。一面自己上炕來。把寶玉抱住。叫取定神丸來沖服。又叫外邊去請王太醫。這會兒。且別去驚動老太太。不說衆人在此忙亂。且講寶玉暈去。自知身軀臥病在炕。只見眼前一亮。先前失業的通靈玉在前前一混。想要去拿。儘是使勁。總提不起手來。轉念又想。我因有了這一件東西。鬧出這些意外的事來。不如把他捨棄。依舊閉上了眼。聽得有人說道。何不就把這件東西交還了他。又聽一個人說道。他是不肯做負心人的。要應他講過這一句話的。咱們且到大荒山青埂峯前去等他。寶玉睜眼看時。就是頭裏發狂病的時候來救度他這個僧人。還有個道士。霎時轉身走了。寶玉聽了剛纔的話。有所感悟。想我就死了去見林妹妹。我這一個心。也不能割開來給他瞧瞧。除非走這一條路。還可把我的心明一明。對得住林妹妹萬分之一。但是老太太太這樣疼我。老爺總責我不肯念書。無非望我成名。第一之榮。便是顯揚報答。若就是那麼拋撇乾淨了。我不能挽回。我不肯念書的罪孽。老太太太在老爺跟前。說不上我肯念書的。真憑實據。也白疼了我。必得如此。聊可塞責。一時主見纔定。即便甦醒。鳳姐與襲人等。正在灌漑。都說好了。王夫人寶釵與衆人都放了心。一時賈蘭陪王太醫進來看了脈。說神氣清正。脈息和平。比前幾天迥然各別。只消服幾劑滋補藥。靜養一半個月。便全愈了。仍是賈蘭陪去開方。王夫人回到自己屋裏。李執探春也隨了過來。賈蘭拿了藥方。送與王夫人看過。只見鴛鴦進來。向李執道。老太太問林姑娘東西備停當了沒有。叫大少奶奶諸事留心。老太太還要親自過去瞧瞧呢。李執笑道。怪道只兩天人都鬧昏了。也沒給老太太送個喜信。你不知道林姑娘已經回過來了。鴛鴦聽說。還不信有這件事。賈蘭在旁接口道。真的。剛纔我還陪大夫去看。

脈呢。接着鳳姐也來，聽見了便道：咱們跟了太太去，報老太太個喜。當下賈蘭自回園子裏去了。王夫人引着李執鳳姐等，到賈母屋裏，回明黛玉回生之事。賈母聽了，自然歡慰，又道：別是殘燈復明，不過延挨時日，那倒不好。他又受苦，咱們瞧了又傷心。李執道：請老祖宗寬心，我和三妹妹都在那邊瞧過，大概可保平安了。賈母點點頭，一面問驚驚道：該是擺飯的時候了。留奶奶姑娘們都在這裏吃飯，你快到園子裏去跑一跑。瞧瞧林姑娘就來。鳳姐道：人多了，怕坐不開。寶妹妹還是新媳婦，兒靜靜的一個坐着，咱們分幾個人去陪他。賈母道：我道你們都在這裏了，倒忘了他。那賈珠兒媳婦同四丫頭在這裏，鳳兒你同三丫頭過去，又向王夫人道：你也回去歇歇着。當下王夫人先起身走了。鳳姐同探春仍回賈敘屋裏，見林之孝家的正在那裏找二奶奶。鳳姐問道：你有什麼話回林家的？答道：也沒有要緊的事，停會兒去回大奶奶罷。一時端上飯來，鳳姐探春陪寶釵吃了飯。麝月秋紋正要出去，鳳姐叫回住着一面對探春道：聽寶兄弟纔問回老爺的話，竟是一團道理，清清楚楚，那裏像有一點瘋病樣兒。探春道：不是那麼講，他在老爺跟前，收回這些話聽不得。他的說話清楚，那就是他的病。鳳姐道：這也別去講他。我要問麝月，寶二爺好好的，爲什麼忽然這樣起來。麝月道：那是襲人不知他什麼主意，把林姑娘的事直說了出來。寶二爺聽了，就哭暈了去。寶釵口雖不言，心想襲人是個精細的人，不肯造次，那麼使他一痛後再下鍼砭，也是一法。鳳姐沉凝了半晌，道：林姑娘回過來的話，寶二爺知道了沒有呢。麝月道：我們纔聽見這句話，誰和他說呢。鳳姐道：你們過去，寶二爺跟前，再別提起林姑娘回過來的話。襲人沒有什麼事，叫他就過來。麝月答應，便同秋紋出去。那邊素雲提了燈進來，問三姑娘可就要回去。奶奶在老太太那裏穿堂外等着同走呢。探春便起身道：兩位嫂子少陪，說着，帶了侍書素雲提燈照着，來到穿堂外，李執叫賈母處跟來的老婆子自回去，同了探春纔進園子。見翠墨也提了燈來，一搭兒走到藕香榭山坡前，各自分路回去。這裏鳳姐見襲人來了，便問道：麝月說，寶二爺鬧的不好，你和他講了什麼話。纔那麼着，襲人道：這原是我的糊塗想頭，幸虧好了。不然，還有我的命嗎。鳳姐道：很不糊塗，這會兒瞧寶玉的光景，怎麼着。襲人道：剛纔吃了王太醫的藥，睡得安靜，瞧他神氣也清爽了些。鳳姐道：何如。他知道死者不能復生，那些糊塗想頭，就不起了。然後調養起來，心安體